

东方剑书系

罪恶之吻

- ◆ 命断悬崖
- ◆ 生死三分钟
- ◆ 夜行列车
- ◆ 谋害目标
- ◆ 穿黄风衣的女人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大案 要案

每一个案件里都有曲折离奇的故事

推理 侦破

每一个故事中都有五光十色的人生

ISBN 7-5321-2818-0



9 787532 128181 >

定价:18.00 元

东方剑书系

主 编 冯世荣

副主编 王 健

罪恶之物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罪恶之吻/冯世荣主编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5. 4

ISBN 7-5321-2818-0

I. 罪… II. 冯… III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5118 号

责任编辑:徐如麒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罪恶之吻

冯世荣 主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·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m@publibl.sh.cn

网址:www.shwm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375 插页 2 字数 262,000

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1-2818-0/I·2177 定价:18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671164

序

叶海坚

这是最新出版的一套三册的“东方剑书系”，是从《东方剑》杂志 2002 年和 2003 年上半年发表的作品中，佳中选优，分类编纂而成的。《东方剑》是上海市公安局创办的一本畅销的文学月刊，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“中国期刊方阵”，被评为“社会效益好、经济效益好”的“双效期刊”。“东方剑书系”是不定期出版的，每次出版都受到爱好公安文学的读者和研究侦探文学的学者的欢迎。这套“东方剑书系”推出的是中国推理侦探案例、旧案新撰小说和中国警犬破案系列三个类别，既具侦探小说的独特风格，又具文学作品的动人魅力，且具视角新颖和探索精神的特色，很有可读性。它的出版，不仅丰富了公安文学的内容，而且有助于推动公安文学的创作。

文学历来是人类精神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通观历史，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代表当时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，其中优秀作品往往成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。我国的诗经、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以及近现代的诗歌、小说、散文；外国的古



希腊神话、史诗、十四行诗以及十八、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,无不反映了每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特色和优势,推动了社会进步、民族振兴和文化发展。这些人类瑰宝,都是我们文学创作者值得认真学习和努力借鉴的。

公安文学在整个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。由于它反映的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和特殊的群体——警察,而使它拥有一份特殊的魅力,历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。它发轫于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之初,繁荣于改革开放年代,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又与古代公案文学、近代侠义文学有着血缘联系,同西方侦探文学还有着相同的特色,对惩恶扬善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意义。公安文学除了因其情节曲折、惊险、刺激,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外,还有着其他文学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:其一是益智功能,它以悬念丰富、逻辑推理而增人智慧,对培养读者的同密思维方法和科学分析能力很有好处;其二是认知功能,它集法制、科技、人文精神于一体,有利于扩大知识面和提高文化素养,对读者认识科学和社会很有帮助;其三是净化功能,它通过正义与邪恶的鲜明对立、尖锐冲突、生死搏杀的情节,以弘扬正气、鞭笞丑恶、宣传法制为表现特色,对社会有着醒世净化的重大作用。“东方剑书系”的出版,就是要发挥公安文学的上述功能,不仅要做到,而且要做好。

“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,与时俱进,推陈出新”,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必须坚持的原则。但是,继承不能守旧,借鉴也不是模仿,而必须创新。要创作具有中国特色、时代特点的公安文学作品,以推进公安文学形

式、风格、流派的充分发展,实现题材、体裁、主题的极大丰富。这套“东方剑书系”在这方面作了探索,值得推广。中国推理侦探文学是公安文学创作的弱项,在渊源、发展和艺术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外国。但是,它是一种很有生命力和深受读者青睐的“朝阳文学”。《东方剑》杂志将推理小说列为主打作品每期刊载,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国推理侦探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。旧案新撰小说的结集成册,也是一种可贵的探索。它不是怀旧,也不是猎奇,而是以新视角、新材料,对旧案旧事在叙事的空间样式上翻新,不仅在更深的层面上满足现在读者的需要,而且更丰富、真实、准确地还以历史面貌,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文学样式。中国警犬破案小说历来是畅销书籍,但将中国警犬破案作为系列小说,并以描绘警犬的心理、破案思维以及同驯养员民警感情沟通,无疑是有新意和深度的,确实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。

这套“东方剑书系”的出版,充分说明《东方剑》这本公安文学刊物在文学性、探索性和创新性上又有了新的进步。

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。我们期待“东方剑书系”有更多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的精品问世。我们盼望公安文学园地百花齐放、流派纷呈局面早日到来。我们也希望公安文学在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,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,推动整个公安文化事业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

(作者系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)

序 叶海坚

命断悬崖 翼 浦 1

华美楼之夜 蓝 玛 18

背景照片 刘江榕 35

失窃的画 蓝 玛 60

生死三分钟 [日]夏树静子著 杨 军译 77

奸孽夫妻 翼 浦 93

心理危机 蓝 玛 112

目录

镜子里映现的案迹

..... [日]森村诚一著 李重民译 129

人面风筝 魏秋星 153

血缘距离 康焕龙 170

拾来的女人... [日]西村京太郎著 杜海清译 191

悬命窃案 蓝 玛 206

“首长”身边的人 蓝 玛 222

诱饵 魏秋星 238

夜行列车 晋 川 258

谋害目标 ... [日]西村京太郎著 杜海清译 277

樱花过敏 [日]森村诚一著 李重民译 295

罪恶之吻 李林峰 320

穿黄风衣的女人 蓝 玛 340

命断悬崖

1

这儿是右辛房村南的一处偏僻之地，远离公路，没有灯光。冰凉的野草地上躺着一个女子，她衣衫不整，披头散发，面色痛苦，二目紧闭，毫无声息。一对情侣发现了她，其中的男士打手机向我们报了案。

我蹲下身去察看。她脸上、臂上有多处青紫、红肿，脖颈上有手指的掐痕，显然是遭到了他人的袭击。项链、戒指、耳坠都在，不像是遭到了抢劫。

麦鸥掏出手机，拨打了“120”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与急救中心联系，想前去探问病情和案情。

急救中心回话：“病人已经清醒。”

麦鸥问：“病情怎样？”

“她遭到了袭击，有多处皮下出血、软组织损伤，一句话，简直是遍体鳞伤。”急救中心的人特别强调，“这是我们查出来的，

她没做任何口述。”

“是什么人袭击了她？”

“我们问了几次，她死也不说。”

“不成，这得闹清楚，”麦鸥大声喊着，“我们马上就到。”

急救中心的人答：“她说了，不想见警察。”

我把麦鸥拦住：“民不举，官不究。”

“也只能如此喽，”麦鸥冷静下来，“八成是情人纠纷，咱干吗要狗拿耗子？”

2

几天之后，我们又接到一宗报案。

死者躺在平荡的崖石上，距崖边不足3米远。口唇发绀，瞳孔散大，眼球突出，两颊、耳轮呈樱红色，颈部胸部有明显点状出血，尸斑已现青紫……无需等待尸检也能断定，他是氰化物中毒而死。

毒从口入，毫无疑义，那毒性成分肯定是来自那些美酒佳肴。不过，是来自烤鸡、火腿、凤尾鱼罐头，还是来自那两听“五星”啤酒，抑或是那瓶二两装的小“茅台”，只能等待法医龙翎的鉴定喽。

绘图、拍照、取证……技术小组的人穿梭来往，忙个不停。

度假村的人说，这位暴死者已是50有余，料想他的体力绝不会比我这25岁的壮汉更强，我独不理解，他何以能攀登上如此极天际地的巅峰，我猜想，那无穷的精神动力一定是来自于静立在云松之下的那位30岁左右的婷婷女士。她右手捏着一条白手绢，不断拭着泪花点点的眼圈。洁白如玉的上排牙齿，死死

地咬着下唇,就像是座紧闭的闸门,似乎稍有触动,那饱含着的悲情,就会如洪水一般,奔涌出来。她是何许人?我看,绝不会是死者的女儿,他俩的身材相貌,毫无似处,看不出丁点儿遗传的痕迹。她垂头躲眼,很有几分羞愧颜色,女儿会是这样吗?再说,和女儿来玩,何必非得要不辞辛劳地找这么个人迹罕至的清冷地方?

年龄差距如此之大,那关系一定不同寻常。我难于摆脱对这种“非分幽会”的成见,那些不该相聚的男女,为了便于寻欢销魂,总要特意找个偏僻、隐蔽的处所。她身着素雅的米色花格套裙,涂着极其浅淡的眉黛、唇膏。静秀娟娟,仪态庄重,倒也不像惺惺弄姿的轻浮女子。然而,这并不能说明什么,参与“非分幽会”的人不少都是“雅士”。正常的欢聚,怎会引出人命之事?异常的事件,必有异常的原因,这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观,绝不是狭隘的经验之谈。

度假村保卫科的人告诉我们,死者名叫胡成,那位女士叫梅枚。

麦鸥朝站在云松之下的女士努努嘴,小声对我说:“她会不会是前几天遭到袭击的那个女的?”

麦鸥一向比我敏锐。我将信将疑:“右辛房?遍体鳞伤?咱救助过她?”

“人家拒绝而见警察,对案情缄口不谈。”麦鸥有些迫不及待,“这次得问问她。”

“吃不准,咱就别莽撞从事,”我很慎重,“还是忘掉那件事吧,万一认错,带着成见调查,非把事情搞糟不可。”

“故作不知?”麦鸥放弃了自己的想法,“倒也好,反正她也不认识咱俩。”

就地盘问立即开始，是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处灌木丛旁。

我提出个疑问：“旅游地点的选择，是出于你的意愿？”

“不，我向来是服从他的。”她不断拭着悲伤的眼泪，“可玩的去处多得很，他非要来龙山，是想测试一下如今的体力，用他的话说，是要‘重振当年的雄风’。他几次对我说过，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在‘五七干校’锻炼，他进山背板栗，一天连续爬了三道山梁。”梅枚引着我和麦鸥，来到他们聚餐的“蛤蟆崖”上，“我们来到这儿时已经中午12点多，他总想找僻静没人的地方，每次去公园都是这样。我想，你们警察一定也能理解，追求这种无人干扰的环境，无非是想轻松一些，自由一些，甚至可以说是想放肆一些。他开始是喝啤酒，两听入肚过后，已经有些醉意。他执意要一醉方休，我只能让他尽兴，不能让他扫兴。我打开那瓶小‘茅台’，接过他手里的酒杯，说，‘我给你斟’。我这样做，是为让他开心。我那温顺的语调、亲昵的表情惹动了他，他立时激动起来，一下子抓住我的手。凭那眼神和手的劲头，我知道，他已是不可自禁。我还是不想扫他的兴，可我究竟是个女子，很羞于被人看见，就站了起来……”

梅枚引着我俩离开“蛤蟆崖”，朝东边的一片树林走去。

“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放，我牵着他，沿这条小道，走进了那片树林，刚一进去，他就一下把我死死抱住。”进到树林里，站在他们相拥相抱的地方，梅枚指着来处说，“你们看，从这里是不见‘蛤蟆崖’的。”

麦鸥问：“有没有什么声响？”

“我不俩说没有，只能说没有听到。”梅枚的情态很是认真，

“那时，我们俩都坠入了梦境，处于醉迷状态，感官已经失灵。”

麦鸥又问：“在这里停了多久？”

“我觉得只是片刻，谁想，从树林里出来，老胡一看手表，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。”

麦鸥追问：“就是说在这期间，你们对蛤蟆崖那边的情况一无所知？”

“是的。”梅枚说着，又引我俩回到原地，“回到这里以后，我重又拿起酒瓶，给他斟了满满一杯，他特别兴奋，脖子一扬，一口干了下去。谁会想到，咽下去以后，没一会儿，就说不舒服，胸闷憋气，脑袋发晕。我以为是酒喝得太猛了，就过去扶他。可情况越来越坏，他浑身抽搐，直冒冷汗，没过两分钟，突然‘噉’地大叫一声倒了下去，再没起来……”

她掩面痛哭起来，悲恸之态，真假难辨。

说实话，她这段中毒经过的叙述十分准确，正是典型的氰化物急性中毒的过程，我想，没有亲眼见过，临时编造，是不大可能的。

毒性物质是来自那瓶小“茅台”？

我向梅枚提出要求：“请介绍一下有关的基本情况，可以吗？你的，还有他的。”

“不单是你们警察，许多人都不理解我和老胡的关系。他特意寻了这么个偏僻的地方，还做了些放肆的事，可这是正当的。我们不怕问，不怕捉，因为我俩是相爱的恋人，而且准备最近就订婚、登记。本来，我们打算今天在这里商量确定个吉利的日子……”

她又呜咽起来。我们只好静候。

“他是纺织工业公司的高级工程师，我是光明医院的护士。去年，他的老伴患子宫癌，住进了我负责的病房。他那忠厚淳



朴、宽爽至善的脾性，特别是他对老伴的挚爱之情，很使我感动。我经常幻想着，我的丈夫要是这样，该有多好？”

“我的丈夫叫殷焕胜，是个不可理喻的人，粗鲁、野蛮、无知，没有涵养，没有温情，没有信义，我简直就是他的奴隶，没有一点儿自主的权利，无论在家在外，他一有不惬意的事就对我拳脚相加，拿我出气。白天，我是保姆、下人，晚上是他取乐、泄欲的工具。”

4

我询问着关键细节：“所有的饮料，都是当时开封的吗？”

麦鸥挑得更明：“特别是那瓶小‘茅台’。”

“是的。那瓶‘茅台’是我开的封。软木瓶塞的周围，封着红色塑料薄膜，”她指着地面上一把不锈钢小刀，“是我用那把小刀剥开的。”

“有些细节，请你再复述一下，”麦鸥梳理着梅枚脑后蓬乱的头发，“从打开瓶塞开始。”

“打开瓶塞以后，我拿过酒杯刚要斟，老胡就激动起来，我们站起身，就去了树林。”

“敞着瓶口就走了？”

“当然，那时，我们俩的精神都已经专注在彼此之间，哪还顾得那些？”

我问：“请问，你喝的是什么酒？”

我对这个细节很感兴趣。

“女士香槟，‘玛利亚娜’牌的。”

“你没喝‘茅台’？”

“没。”

朴、宽爽至善的脾性，特别是他对老伴的挚爱之情，很使我感动。我经常幻想着，我的丈夫要是这样，该有多好？”

“我的丈夫叫殷焕胜，是个不可理喻的人，粗鲁、野蛮、无知，没有涵养，没有温情，没有信义，我简直就是他的奴隶，没有一点儿自主的权利，无论在家在外，他一有不惬意的事就对我拳脚相加，拿我出气。白天，我是保姆、下人，晚上是他取乐、泄欲的工具。”

4

我询问着关键细节：“所有的饮料，都是当时开封的吗？”

麦鸥挑得更明：“特别是那瓶小‘茅台’。”

“是的。那瓶‘茅台’是我开的封。软木瓶塞的周围，封着红色塑料薄膜，”她指着地面上一把不锈钢小刀，“是我用那把小刀剥开的。”

“有些细节，请你再复述一下，”麦鸥梳理着梅枚脑后蓬乱的头发，“从打开瓶塞开始。”

“打开瓶塞以后，我拿过酒杯刚要斟，老胡就激动起来，我们站起身，就去了树林。”

“敞着瓶口就走了？”

“当然，那时，我们俩的精神都已经专注在彼此之间，哪还顾得那些？”

我问：“请问，你喝的是什么酒？”

我对这个细节很感兴趣。

“女士香槟，‘玛利亚娜’牌的。”

“你没喝‘茅台’？”

“没。”

朴、宽爽至善的脾性，特别是他对老伴的挚爱之情，很使我感动。我经常幻想着，我的丈夫要是这样，该有多好？”

“我的丈夫叫殷焕胜，是个不可理喻的人，粗鲁、野蛮、无知，没有涵养，没有温情，没有信义，我简直就是他的奴隶，没有一点儿自主的权利，无论在家在外，他一有不惬意的事就对我拳脚相加，拿我出气。白天，我是保姆、下人，晚上是他取乐、泄欲的工具。”

4

我询问着关键细节：“所有的饮料，都是当时开封的吗？”

麦鸥挑得更明：“特别是那瓶小‘茅台’。”

“是的。那瓶‘茅台’是我开的封。软木瓶塞的周围，封着红色塑料薄膜，”她指着地面上一把不锈钢小刀，“是我用那把小刀剥开的。”

“有些细节，请你再复述一下，”麦鸥梳理着梅枚脑后蓬乱的头发，“从打开瓶塞开始。”

“打开瓶塞以后，我拿过酒杯刚要斟，老胡就激动起来，我们站起身，就去了树林。”

“敞着瓶口就走了？”

“当然，那时，我们俩的精神都已经专注在彼此之间，哪还顾得那些？”

我问：“请问，你喝的是什么酒？”

我对这个细节很感兴趣。

“女士香槟，‘玛利亚娜’牌的。”

“你没喝‘茅台’？”

“没。”

个售货亭给度假村的保卫科打了个电话。机警的梅枚总算做完了她要做的事。

我很佩服梅枚的应变能力。我问：“这会儿，殷焕胜在哪儿？”

“听说我要去报案，跑了，不知道去了哪儿。”

6

返回的路上，我对麦鸥说起那个被搁置的话题：

“在右辛房被打的就是梅枚。”

麦鸥反应平淡，问我：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她脖颈上手指的掐痕，还没有完全褪去呢。”

“还有那颗水晶戒指、翡翠耳坠，”麦鸥也有发现，“遭袭击的人路的也是这。”

“她怎么会遭到袭击？”我推想着，“会不会和蛤蟆崖的命案有关系？”

“是谁袭击了她？”麦鸥没有异议，想得更深，“难道是殷焕胜？”

7

技术鉴定很快便得出来。白纸黑字，明明白白：胡成确系中毒而死。所余的“茅台”搁里，以及瓶口、瓶塞上、酒杯里都检出了氰化钾的成分，最令我失望的是这句：“酒瓶的塑料封口，是原装的，开启的痕迹是新碴儿。”酒瓶是在现场上开封的，那么，氰化钾是开启后投进去的喽？

回到办公室，往沙发上一靠，举着小“茅台”酒瓶，频繁地颠